

解放軍文藝叢書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

志願軍英雄傳

三 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志願軍英雄傳三集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数：341千

體本 33.5"×46" 1/32 印張 14 $\frac{11}{16}$ 擇頁 10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00001-100100

定價 (5) 1.30元

目 次

黃繼光	黎 明 (1)
爲了整體,爲了勝利	曹 鵬 (67) 涯 天
把一切獻給勝利	黎 恩 (77)
金星獎章	楊 朔 (96)
班長和戰士	若 冰 (112) 洪 夫
苗家的好子弟	樓 芹 (134)
党支部書記	黎 明 (146)
優秀的營指揮員	前 驅 (174)
勇敢的天鷹	侯祖沛 (218)
青年獵手	行 者 (238) 立 成
創造奇蹟的人	方 文 (259)
鋼鐵運輸員	孫 吳 (277)
金剛山上發生的事情	巴 金 (294)
孤胆英雄	陳 甦 (304)
奇 襲	王程遠 (325)
英雄坦克	立 成 (374) 李伯屏
轎岩山上的紅旗	紀 云 (397)
加零二九高地上的勇士	谷斯寧 (410)
金剛川上的工程兵	牛 丁 (436)
“和平列車”	楊 朔 (454)

黃繼光

黎 明

黃繼光，四川省中江縣九區三村人，一九三〇年生。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任戰士、通訊員。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在朝鮮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嶺戰鬥中光榮犧牲。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特決定追記特等功，並授予“特級英雄”稱號。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委員會追認為黨員。同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同時授予金星獎章和一級國旗勳章。

路過朝鮮三八綫中部——拔海一千余公尺的五聖山，人們都會看到，在那巍峨的山上有一塊青灰色石壁；在那石壁的前面，經常有許多人在瞻望，在默念。那里，不是雕刻家的藝術作品，也不是熟練石工的傑作，那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士們，用他們拿槍的手，用他們打坑道、筑工事的鐵鉗和大錘刻下了他們战友們的英雄名字。第一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特級英雄黃繼光同志以身殉國永垂不朽！

在祖國的北方——沈陽市北陵烈士陵園里，經常有許多人，

圍在一个烈士墓前，講解这位烈士的故事，談說在工作、战斗和學習中，怎样學習烈士的精神。每逢十月二十日，許許多多人為烈士來扫墓；許許多多人把花圈恭恭敬敬獻在烈士墓前。这里，埋葬着祖國光榮的兒子，祖國人民英雄的子弟——黃繼光。

祖國人民，把最高榮譽和獎賞，授予了黃繼光。

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机关，特發佈命令，追認黃繼光為特級英雄。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委員會特發佈決定，追認黃繼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特決定將黃繼光烈士的故鄉——四川省中江縣石馬鄉，命名為繼光鄉。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抗美戰爭三周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特發佈政令，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的稱號，授予了黃繼光。并授予金星獎章和一級國旗勳章各一枚。

英雄黃繼光永垂不朽！

—

三月的太陽，暖洋洋地照射着起伏不平的川北地區。在祖國的北方，還正是冰封雪蓋的季節，但在这里，却早已換上了春裝。那茁壯的麥苗，綠油油的稻秧，和那一片片金黃的油菜花，點綴着蔥綠的山崗和大地，使這“天府之國”充滿着新生和丰收的景象。

在中江城一個寬暢的大院子里，站滿了各地參軍來的年青人。房簷下，那幅寫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紅布標語，把他

們流露着喜悅的臉，映射得緋紅。

忽然，身體檢查室的房門開了，所有人的目光都一齐轉向那小門。從屋內走出一個膀大腰寬、臉上淌着大顆大顆汗珠的大个子，他剛跨出門口，立刻被大家包圍得水洩不通。“都檢查啥子？”“嚴不嚴？”……各式各樣的問題都一齐提了出來，弄得那大个子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只是不停地用手擦拭臉上的汗珠。

“哇三華，都考些啥子？嚴不嚴……”一個前額寬寬的、眼睛有些眯縫的小青年，從人羣中鑽到大个子跟前，用力抖着大个子的衣襟，着急地問。

“真難哪！從頭到腳都檢查！”哇三華一面回答，一面就從人羣里向外擠。那小青年一步不拉地跟在後面，不放心地繼續追問。就在這時，那小屋的門又開了。一個穿着白衣、手拿着表格的人，站在門口高聲喊了一聲：

“黃繼光！”

那小青年立刻站住了。他的心突然緊張起來，用詢問的目光看了一下哇三華。哇三華向小屋嘖了嘖嘴。小青年才無可奈何地走進了小屋。

“叫什麼名字？”一個穿着白衣服，脖子上挂着兩根皮管子的醫生問。

“黃繼光！”

“多大年紀了？”

“二十。從小受苦，長得矮一點。”繼光回答時，身子向牆角靠了靠，偷偷地蹺起了腳根。

“多報了幾歲？”一個武裝整齊的軍人笑着問。繼光聽了這話，猛吃了一驚。他斜眼看了看那個軍人，立刻認出那是全縣民

兵大檢閱時檢閱他們的艾營長。他的臉像火烤的一樣，汗珠禁不住地往外冒。

醫生似乎沒有覺察到繼光這時的心情，只顧在繼光身上摸摸、听听、敲敲。最後他拿了一個有格的布條子，圍了一下繼光的腰。繼光立刻意識到這是在量身體，他趁醫生在表上寫什麼的時候，又偷偷地蹣起了腳跟。可是，立刻就被那很有經驗的醫生發覺了。他笑着用手壓了壓繼光的肩膀：

“要量高矮啦，不許再蹣腳跟。”

繼光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醫生，不得不老老實實地把腳跟貼在地面上。

量完了身體，醫生拿着表格立在艾營長面前，小聲嘀咕了幾句。艾營長點點頭，然後便叫繼光到大操場附近的一個院子去。

繼光連跑帶跳找到了艾營長告訴的地方。一進門，他就感到不對勁。為什麼這裡的人，不是長着黑叉叉的鬍子，就是長得比他還矮的小孩子呢？他悄悄走到一個苦喪着臉的小青年身邊：

“同志，你貴姓？”

那小青年噘着嘴，斜眼看了繼光一眼，似理不理地回答：

“姓吳，叫吳三羊。”

“你是考取志願軍的嗎？”繼光關切地問。

“還參加志願軍哩，明天又得回家扛鋤頭。喂，回家咋見人哪！”小青年搭拉着臉，嘟囔着。

一听他的話，繼光立刻感到全身都涼了半截，眼淚差一點流出來。他急忙走出門，在一塊青石頭上坐下來。……

一九三零年農曆十一月二十日，繼光誕生在中江縣發財壩岔

溝^①的一个貧農家里。从他落地那天起，便跟着父親黃德仲，有一頓沒一頓地过着苦日子。經常是十冬腊月，还穿着遮不住醜的短褲岔。繼光十歲的时候，父親为了还清地主李積成的債，白天去帮工，晚上回家干自己的。这样頭頂着星星，身揹着月亮干了三个月，便得了病。地主李積成逼債，又把正病着的父親抓去，連冻帶餓关了六、七天。直到黃媽媽把三畝青麥苗押給了人家，才贖回了繼光的父親。父親虽然回來了，可是倒在床上，再也沒有爬起來。

繼光十一歲时，父親病逝了。

父親死后，繼光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养活媽媽，养活弟弟”的事。可是，一个才十一歲，还没有鍋台高的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呢？在窮困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又到地主李積成家去帮工。黃媽媽知道：踏着人家的門坎，端着人家的飯碗，就要受人家的气，听人家管。何況李積成又是逼死黃德仲的仇人呢？仇沒報、冤沒申，怎能把自己的親骨肉又往虎口里送？她說啥也不讓繼光去。繼光也知道，李積成是逼死父親的仇人。可是，不去帮工，整天蹲在自己那塊兔子不屙屎的地里，就是累死，也养不活媽媽，养不活弟弟呀！

在李積成家里，繼光白天放牛、割草、担水、抬滑杆^②；夜間和牛睡在一起，还要給李積成全家端尿盆、刷屎桶……只要李積成家的人心里有点不痛快，拳打脚踢、漫罵污辱就要落在繼光身上。对于这一切，繼光全都忍受着，全都牢記在心里。因为他不愿使媽媽再伤心，因为他要养活媽媽和弟弟。

① 現中江縣繼光鄉繼光三村。

② 滑杆是四川省抬人用的一种工具。

繼光在李積成家忍辱含羞沒死沒活的干了六個月。可是就在他快領到那三升血汗糧的時候，大禍又降臨了。有一天，牛在院子里屙了一堆屎，繼光沒有看見，李積成便想借此把繼光逼走，硬說繼光想叫他丟人現眼，敗壞他的名譽。因此，捧着繼光的脖子，扭着繼光的耳朵，硬逼着繼光用嘴把牛屎給叨出去。幸虧李積成的長工陳大叔再三哀告，這才饒了他。繼光整天沒有吃上飯，晚上李積成又逼着繼光把水池子挑滿水。人是鐵飯是鋼，何況又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不吃飯怎能挑滿這能盛二十担水的池子呢？可是，為了每月半升糧的工錢，繼光還是咬着牙去挑了！當繼光挑到第五担水，攀登到那陡直的台階時，一陣頭昏眼花便從台階上滾了下來。李積成又說繼光故意摔壞了他的桶，要繼光賠，並且還要把繼光送到團管區當壯丁。就這樣，李積成的目的達到了。繼光六個月的艱辛和煎熬，又變成了李積成預定的“收入”。

繼光從李積成家回來以後，決心離那些黑心眼子的地主老財們遠遠的；決心用自己的勞動來养活媽媽和弟弟。他砍柴、拾草、担脚力，又學會了做香……不知有多少個白天，他挑着柴餓暈在荒蕪的山坡上，或是累倒在崎嶇的小路旁。不知有多少個夜晚，他磨着香料，被香面子噙得暈倒在那走不盡的磨道上。可是他仍不能养活媽媽和弟弟。

一九四二年，中江大旱。繼光家的紅薯在三月就吃光了。家里已經兩三天沒動煙火了。沒辦法，黃媽媽就領着繼光去求借。挨門沿戶走了許多家，好話說了一千萬，才借到一小口袋爛地瓜。削掉長毛的、腐爛的、虫咬的，一口袋紅薯，只剩下不到一小瓢能吃的。這怎麼够全家人吃呢？連病着的二哥和弟弟吃一天也不够啊！繼光削完了紅薯，轉身就走了。夜里，繼光很晚才回

到家。黃媽媽把半小盆紅薯湯端給他。他一看就知道黃媽媽沒捨得吃。於是便裝着吃得很飽的樣子說他在陳大叔那里吃了飯。他從來不肯說謊話，所以黃媽媽真的相信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繼光便揹着籬斗^①上山挖野菜去。天旱不下雨，野菜也很少，整整費了半上午時間，才挖了不到半籬斗野菜。他又擔心媽媽沒東西做午飯會難過，便趕快回到家。

一進門，他便聽到弟弟又在喊叫着要東西吃。“我和媽媽可以吃野菜，可是二哥和弟弟吃啥子呢？就是媽媽也不能淨吃野菜呀！”正當他為難的時候，忽然一只大黑雞，扇着翅膀從他身邊走過。“殺了牠！”一個念頭湧現在他腦子里。他放下籬斗，就去捉雞。

黃媽媽聽到雞叫，走出來急急地問繼光：“你捉雞干啥子？”

“媽媽，你和弟弟吃啥子？”繼光猶豫了一會說。

“媽媽只有這一只雞了！”黃媽媽兩個眼眶里盛着淚水，她不願殺她這唯一的家禽。

繼光知道：媽媽是連個小蟲都不忍心捏死的人，她怎麼忍心殺死她心愛的雞呢？他猶豫了，不知不覺地松了手，大黑雞扇着翅膀走開了。可是不殺雞，媽媽和哥哥、弟弟吃啥子呢？他最後還是說服了媽媽，把她那只心愛的大黑雞殺了。

一只才一斤多重的雞，合着那又苦又澀的野菜，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天。吃飯時，誰都不說一句話。眼淚流到臉上，滴到碗里，那真比吃黃連還苦啊！

晚上，全家圍坐在床上，各人都在這樣想：明天怎麼辦呢？

“娃兒。”黃媽媽嗚咽着，只說出兩個字，就停住了。

① 籬斗系四川人揹東西用的一種竹筐。

“媽媽！”繼光借着从窗櫺射進來的一點微弱的亮光，看到媽媽臉上有許多發光的東西，他拉着媽媽的手說：“媽媽，別难过！”

黃媽媽一手撫摸着繼光的頭，一手摸着際余的頭，半天才說出一句話：

“媽媽待你們好不好！”

“媽媽待我們好！”繼光立刻回答。

“不，媽媽待你們不好！”黃媽媽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媽媽沒有能耐养活你們了！娃兒……”黃媽媽像把一句什麼話又嚥了回去。停了一會，終於說了出來：

“香炉底下有一包毒耗子的藥，去拿來，餓死，不如早死好。”

“媽媽！”繼光猛叫了一聲。翻身跳下床，扑到黃媽媽懷里：

“媽媽，不能死！媽媽，你答應我。不能死啊！要飯吃，我也要养活媽媽和弟弟啊！”

黃媽媽能說什麼呢？她願意死嗎？願意离开自己的孩子嗎？她不願意呀！黃媽媽只是傷心地流着淚……

就這樣，繼光在那茫茫無邊的窮困和災難的大道上，度過了十九個艱難的歲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江縣解放了。共產黨給受苦的人指出了过好日子的路。繼光參加了農協會和民兵。黃媽媽也參加了婦女會。繼光兩次破獲了地主李聚丰謊報土地和偷改佃約的陰謀活動；又捉到了逃亡大地主楊永剛；收繳了偽保長顧遠服隱藏的兩枝手槍……李積成被斗倒了；顧遠服被判處了死刑。黃德仲的仇报了；繼光家里分到了糧食，好日子開始了。也就在這時，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發動了戰爭。這消息像晴天霹靂，震驚了繼光和黃

媽媽的心。在許多个夜晚，繼光和黄媽媽共同懷着一顆憤怒的心，听着區上的工作同志給他們講解美帝國主義在朝鮮的暴行；講解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目的。每当这时候，繼光就常常暗暗問自己：難道還能讓美國鬼子像對待朝鮮人民那樣，來對待自己嗎？難道還能讓李積成等地主老財，再翻過來騎在自己脖子上嗎？不能的，不能的，拚老命也要擋住它。村里号召參加志願軍，繼光立刻回家同媽媽商議：

“媽媽！咱的窮日子剛熬出頭來啦，可美國鬼子就想來……”

“他敢來，咱就砸碎他的腦壳。”

“等他來了不就晚了！”

“區上不是号召組織志願軍了嗎？有志願軍還愁干不過那些小鬼子！”

“那我就去參加志願軍好嗎？”

“你？”黃媽媽看着繼光，只說出一個字就停住了。她早就知道繼光要去參加志願軍的心意了。她也知道孩子走的是光明大道，不應該阻攔他。但是總覺得繼光從小遭罪、受窮守着她，繼光走了，她會覺得空虛的。特別是際余耳朵又聾、際恕年歲還小，一切全靠繼光頂着半個家呀！可是黃媽媽更明白：不能因為這些，就誤了大事！她默默地看了繼光一會，然後點點頭：

“好，你去報名吧！”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是繼光入伍的日子，鄉里鑼鼓喧天地把繼光和其他參軍的人送到區里。區里又鞭炮迎、鞭炮送的送到縣里。可是誰想到來到縣里，竟沒有“考”取……

“怎麼辦呢？”繼光滿眼的淚水直打轉，“是啊！回家咋見

入哪！”吳三羊的話又出現在他耳邊。他的眼淚唿嗒唿嗒滾下來。

“他們憑什麼不要我呢？論年齡，我也不算小；論家庭，我受苦一輩子；論參軍，我自願，媽媽也高興……那他們憑什麼不要我呢？……”

正在这時，吳三羊怒冲冲地从屋裡走出來，嘴裡不停地嚷嚷：“我去問問他，叫他們說個理由我听听，憑哪一條不要我！”

“對，問問他們！”吳三羊的話，提醒了繼光。他忽地从青石上站起來，搶到吳三羊前面，一口气跑回了身體檢查室。一進門，全部的委屈一齐往上涌，他放聲大哭起來。

醫生、艾營長都莫名其妙地安慰他、詢問他。繼光用力才控制住嚎啕，氣抖抖地冲着醫生問：

“你說，我哪一點不夠格？你憑什麼不讓我參加志願軍？”

見他這付樣子，艾營長和藹地對繼光說：

“我們考慮你年紀小、長的矮……”

“我小、我矮，可誰也不是天生長大的呀！”繼光沒等艾營長說完，就搶着說。

“到了朝鮮要天天行軍哪！”

“你走一百，我絕不走九十九！”

“還要打仗啦！”

“怕打仗還參加志願軍！”

“有時還吃不上飯吶？”醫生也插上了一句。

“一頓兩頓不吃飯，誰沒經過。要是美國鬼子來了，世代別想吃上飯。”繼光認為他所以沒考取，都在醫生。他把醫生頂的再沒有說話。

“這孩子說話多有志氣！”艾營長听了繼光一番話，立刻愛

上了繼光。在他的經歷里，曾見過許許多多像繼光一樣的戰士。他雖然年紀小、長的矮，但是，他們對新生活充滿着熱愛；經過黨的教育之後，他們就會飛躍地成長起來。他非常喜愛這樣的戰士。現在，他又用充滿着信心和喜悅的語氣對繼光說：

“行啦，別哭啦！接受你的要求，去八班吧！”

繼光高興得一步躡出門。這時吳三羊也氣沖沖地闖進了小屋。兩個人在門口相遇，誰也沒有說話，因為各人都有自己的心思。繼光到了門外，朝着院子里的人羣便大聲喊起來：

“哪是八班哪？”

“這裡呀！這裡呀！”

睦三華和肖登良在遠處向他招手。繼光立刻飛跑過去，兩手抱着睦三華和肖登良的肩膀，高興地說：

“考取啦，考取啦！可真難考啊！”

二

七月一日，繼光跨過了鴨綠江。

經過了連續十多天的行軍，繼光終於盼到了這一天——他所存在的新兵排，編到前綫某部六連。他被分配到連部當通信員。

晚上，連部的人都集合在一起，開了個歡迎會。大家把繼光團團圍住，祖國這樣，祖國那樣，七嘴八舌地問个不停。繼光一面尽自己所知道的答案大家，一面在心里想：“這不是前綫嗎？大家為啥子不提打仗的事呢？”他回答完了大家所提出的問題，就問連長：

“咱啥時候打仗啊？”

“現在，咱們的任务是練兵，等練好了本領再打仗。”

在練兵中，繼光被各種新武器迷住了。他樣樣都想學，樣樣都想一下子弄通；每天一有空，他就跑到班里去，要同志們教他。手榴彈、手雷、步槍、自動槍，很快就學會了。後來，他又聽說機槍打起仗來像把鐵掃帚，一掃敵人就倒下一大片，他就又去學機槍；又聽說火箭筒能穿透敵人的地堡，能把全是鋼板的坦克都穿透，他就又去學火箭筒。有一次，繼光見王志成正在拆卸六零迫擊炮，就又問開了：“我說王同志，這玩藝它究竟能打多遠啊？”“炮彈能炸多大的地方啊？”王志成早就猜透了繼光的來意，便比手划腳地回答說：“嘿！能打六、七百公尺，一點也不虛假。要是炮彈落在敵人堆里呀，就像割麥子一樣，一撈一大片。”繼光听王志成一說，就立刻又愛上了六零迫擊炮。只要沒有事，他就到六零迫擊炮班去，磨磨蹭蹭不肯走。

繼光的好學精神，很快傳遍了全連。有的戰士對繼光說：

“你一個通信員，學這些干什么？”

“通信員咋的，通信員也要和敵人干哪！”繼光理直氣壯地反駁。

緊張的軍事訓練，由熟練各種武器階段，進入到班、排、連的戰術演習。

太陽像一個巨大的火球，高掛在天空，晒得正在進行演習的戰士們滿身是汗。繼光緊臥在連長萬福來的身邊，用一張軍用鐵鍬挖着土。他一会儿趴着挖，一会儿側身挖。揚起的塵土落在他滿是汗水的臉上，他還是不停地挖着。不大一会工夫，一個簡單的掩體挖成了。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槍伸在頭前的小土堆上，把臉貼着槍托，認真地瞄着前方的目標。

連長看着繼光真像在向敵人射擊的樣子，忽然一個新的念頭掠過他的腦際。

“黃繼光！”他嚴肅地喊了一聲。

“有！”繼光回答了一句，一個骨碌翻滾到連長的身邊。

“告訴三排長，向西南小山包迅速前進。”繼光答應了一聲“是”。剛要走，連長又拉住他，指着前面一條嶺背說：“前面山樑上是敵人的封鎖綫，要注意隱蔽。”

“是！告訴三排長，向西南小山包迅速前進。前面山樑上是敵人的封鎖綫，要注意隱蔽。”繼光流利地復誦連長的命令。

“快去！”連長的話音剛落，繼光便一躍而起，弓着腰，飛快地向着三排方向跑去。連長一面注視着繼光的每一個動作，一面命令司號員卜東生向假設敵發出“射擊”的訊號。假設敵響起了密集的“槍”聲，連長立刻看到繼光臥倒不動了，而且像一個經過多次戰鬥鍛鍊的老戰士，用手扒着土，就地做掩體。連長又叫卜東生發出停止“射擊”的訊號，假設敵的“槍”聲剛剛停止，連長便看到繼光抱着槍，翻身滾到一個窪部里，那迅速正確的動作，簡直使連長有些吃驚。

繼光臥伏在窪部里，頭略微抬起，瞪着兩只機警的眼睛，像一個老練的獵人在搜尋野獸，選擇隱蔽的道路，可是，周圍除了稀稀拉拉的幾棵馬尾松之外，再沒有可以隱蔽的地方。

連長緊緊地盯着繼光，他忽然看到繼光跳出窪部，一閃便鑽到一棵馬尾松後面；又一閃，鑽到另一棵馬尾松後面。一會，連他的影子也不見了。連長隨着繼光每一個動作轉動着兩眼。他忽然發現在山樑附近，仿佛新出現了一堆馬尾松正在蠕動。他立刻猜到那正是繼光，又命令卜東生向假設敵發出向山樑連續“射擊”的訊號。假設敵的“槍”聲不停地響着，連長又看見繼光慢慢地把身上的馬尾松枝拔下，又插在臥伏的地方，接着就三滾兩滾離開了馬尾松。

“多机警的战士啊！”連長看着繼光在山樑附近新插成的一堆馬尾松，心里很高兴。就在这时，他見繼光慢慢摘下帽子，用一根樹枝把它挑起，又慢慢地晃了几晃，便向一边滾出去老远，然后忽地跳起來，三步兩步便跨过了山樑，隱沒在山的那面。

“好啊！”連長高兴地拍了一下腿，喊了一声，馬上又和卜东生向西南方向跑去，在一个被雜草和馬尾松包围着的窪部里隱蔽起來。

透過樹縫，連長看到繼光又跑回到原來的指揮位置。他臥在那里，四外張望着，仔細地搜尋着。一会兒，他便向連長隱蔽的方向跑來。“难道他看到了我嗎？”連長正怀疑，又見他在一个小窪部停下來，又四面張望着、諦听着。不一会工夫，他把視線直对着連長隱蔽的地方不动了，接着便一直飛跑過來，找到了連長。

演習完畢，部隊集合在樹林中休息。

連長一面洗着臉，一面問繼光，“你为什么傳達了命令以后，一定要找到我呢？”

“參謀長上課講過，”繼光低着头，背書似的說，“通信員在战斗中的責任是傳達指揮員的命令，保护首長的安全。在完成任务之后，要立刻返回，向指揮員报告执行任务的情形，准备再接受新的任务。”

“那你根据什么找到了我的指揮位置呢？”連長对繼光的答复很滿意。不过，他还想考一考繼光。

繼光想了想，又認真地說：“參謀長也講過。他說，如果完成任务回來，見指揮員轉移了，你可根据指揮員叫你去傳達的命令來判断新的指揮位置。”

“那你怎样根据我的命令判断的呢？”